





衍石齋記事彙卷五

書魏志劉馥傳

嘉興錢儀吉新梧



古之教民稼穡者不在土地之廣而務盡其力欲盡其力又必以時休代積其生氣而後發之故趨過述后稷始耰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耰長終畝一畝三耰一夫三百耰而播種於耰中本作三耰中今從姚氏去三字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耰也者界田之溝也蓋今年為耰明年為田歲易其處以休地力湯之時天下大旱伊



尹爲區田負水澆稼以救饑汜勝之賈思勰皆嘗述其事而思勰言種禾黍麥大豆荏胡麻諸方法尤備大抵以一畝之地度其長而橫分爲町町又分爲道町廣尺餘道廣亦如之橫鑿町間爲溝廣尺深尺夾溝爲兩行種之勤其灌溉歲收常百斛雖古之斛小僅及今斛三之一然古之百畝亦僅及今四十一畝百六十步以今地計之一畝之收乃得八十餘斛不已豐乎周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鄭氏云萊休其地不耕者晉之強也始作爰田爰之言易也齊風曰無田甫田

惟莠驕驕言力之不盡雖廣無益也孟子曰深耕易耨易讀如字易之言爰也蓋三代以上樹藝之道未有不出於此者卽趙過代田行於漢武末年史稱是時邊城河東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宣帝之世穀賤至石五錢於是始爲常平以權之其足穀之效如是魏劉靖都督河北爲吳陵渠竭水溉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夫更者代也三更者其用一畝三畝之遺意而歲代其處者與薊之故城在今順天府大興縣西南今畿輔附近小民惟種麥高粱收亦至薄



論者皆謂其土磽瘠使然也豈知昔人善爲之其穫乃與江南水田無以異乎蓋自漢末大亂人民飢饉興平之初穀一斛五十餘萬錢軍中無糧至卽給於桑椹蒲羸上下危懼講求政本然後棗祗韓浩之說興焉諸州皆置田官在所開屯司牧之良又皆治溝洫之利如靖者乃能種稻於薊中而鄧艾在上邽亦行區種之法其後傅休奕上言於晉武乃曰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自頃以來至畝數斛不足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也其

病正在功不脩耳嗚呼觀休奕之言足以知魏時農政之善後世莫及焉已夫今之田猶古之田也世教日衰人心日偷而天施地生無或息也往在康熙中桂林朱君龍耀宰晉之蒲城蒲居萬山中非雨不穫朱君爲作區田而畝嘗致三十石比年以來畿輔方興脩水利使能經委百川悉行地中因時節宣旱潦有備復取此三更之法變通其意不必盡強以種稻但令田必有溝溝之數必與田均歲必易其處立苗糞治之宜一如方法俾勺水皆有用則倍收可立致閭閻擅蓋藏之富廡稟



有三登之積若文恭過表所謂潤含四五百里灌田萬有餘頃者其罔俾專美於前也哉

明右僉都御史巡撫湖東周公家書並詩跋尾  
明右僉都御史巡撫湖東南昌周公家書及臨終詩一首予從公七世族孫戶部主事學光傳錄得之者公爲唐王守廣信城破就擒齧指血作此自稱鉛山守土臣而以徒死無益爲己恨末署丙戌五月一統志稱公舉兵保廣信唐王卽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今觀此書自云湖東之命二月廿五日大司馬促我就道二十九日辭朝至崇安道梗是公實在閩授官也唐王困於鄭氏而何騰蛟時在楚兵尙盛是歲王將道汀州入贛



與騰蛟爲聲援楊廷麟亦自江右疏迎而鄭氏陰令兵民數萬脅止王曰如是將失天下望二月至延平不得行公益於延平受命而赴信州故北出崇安也大司馬或是兵部尙書吳春枝嘗守浦城者王之立也政由鄭氏所恃獨漳浦黃公先是乙酉冬已殉於金陵王益孤而浙東又奉魯王稱監國詔之不納助之饜而使又見殺彈丸黑子間蝟蟻沸羹其勢必不終日公雖受重任而城守無兵召募無金帛率流亡老弱激諭苦守公詩所謂一死愧無恢復策者夫固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書又言我不跪見笞至百私喜死得其所嗚呼如公者殆李明通所謂護膝不護頭者邪公真義烈也哉於時同死者兵部員外郎南昌萬公文英湖東道副使進賢胡公奇偉同知崑山胡公甲桂郡人兵科給事中胡公夢泰貴溪舉人畢公貞士乾隆朝公與萬公及三胡公俱

賜謚節愍此書稱湖東道胡琦未知與副使是一人否公諱定初其文左從示諸郡邑志皆作仍誤也其字雲翼自號松臞崇禎十六年進士著有小樓記亂後失其



言事彙卷五  
五  
橐今存者錄齋制義數十篇

跋凌忠介公遺詩卷

凌明經少著奉其先世忠介公遺詩手跡見示卷中和  
劉同人六賣詩爲居京師時作清宦處貧至於筆履之  
細鬻以供炊而吟詠自得如此可以知廉隅刻苦中陶  
然有性分之樂乙亥春日詩爲奉使安南還過家暫畱  
有感時事而作有云魂依蒲稗溝邊骨淚濕胭脂馬上  
情閱兵禍也又云官須刻急方稱健人到流亡始疾貧  
行刻急而致流亡著亂本也桑柔之詩曰維此良人弗  
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末季之風千古同慨又云



見說趨朝誠孔棘忍云藏野已粗安悲時事之艱難權  
一身之進退兩無正曰維曰於仕孔棘且殆十月之交  
曰我不敢做我友自逸蓋自是公還京師竭股肱之力  
終以一死報國其志已早決於此嗚呼是可以告萬世  
之爲人臣者明史謂公將死取平生所閱書籍盡焚之  
曰無使賊手污也以是翰墨流傳世不多見儀吉五世  
從祖侍御府君乙丙之間自閩越敗歸蹈首陽之節亦  
云豹死畱皮人死畱名吾甚薄其語平生著述文字前  
三日盡焚之矣其事與公適相符合蓋忠孝之性通乎

神明浩然與天地爲一其視百世之名太虛浮雲耳於  
文字乎何有而後之人愾慕前賢流連手澤則有油然  
不能自己者明經自其弱歲得此數紙故籍中卽知寶  
愛壯游數十年南北涉歷數萬里奉以周旋不忍釋明  
經亦賢矣哉明經又言公之歸骨也

世祖廷諭知府吳綺護之行且

命爲卜葬嗚呼

聖朝褒卹遺忠之典古未有也又聞公之從叔推官君  
名濛初明季守徐州殉寇難世鮮知者竝記卷尾爲後



人矜式焉

跋范忠貞公集

范忠貞公集清苑劉可書編次以公平時奏疏雜箸及被難後以炭畫壁諸作各自爲卷予觀雜箸中與諸從者一篇當移入畫壁彙中此蓋在獄中與嵇沈二先生謀脫其同難諸人之死而作也山農謂嵇嵇自號抱犢山農九峯謂沈沈雲閒人也云醉白老人世居榕城家有百齡之母者此言閩人林能任可棟也能任被繫時年六十有九節母張氏年九十有三公欲使人爲其母啓救能任其後能任卒免於難蓋公本謀也公又欲救



衣右謂須語義翁親赴山君諸處曉以大義者義翁不知何人山君喻虎狼之屬衣右蓋指王天祐也嵇先生撰同難譜謂祐在獄有欲申救之者祐斥以不義故健兒百餘輩皆遣釋去祐獨桎梏不解然則天祐終不出而死邪當時在閩偕公死難者五十三人然諸傳記能舉其名者公弟承楷嵇畱山永仁沈天成上章王幼譽龍光四人而已又部曲張福建先以公被執時奪救死僞散騎郎嘛呢以謀免公於獄事泄磔死舊役王道隆以奉使還至延平聞變自剄死天祐或在五十三人中

而傳者失之邪抑竟得脫邪公以康熙十三年被執而此篇有三載來堅白之操諸語當作於十五年也距是秋公就義財數月耳故公序畱山詩自署丙辰初夏作者猶謂三山林子能任同被其難然則能任之得釋也亦一閒耳三年幽繫日濱死亡與范公共之其免也雖以老母故實出於范公之謀而非自爲幸脫此其大節卓然不可沒者張清恪撰嵇先生傳乃云有林能任者亦義士往來探視得忠貞公及先生詩默識繕寫之蓋未知能任與諸公同繫獄中也此篇又多度辭故箋而



著之

書沈端恪神道碑後

天下之治起於縣縣宰之視民若子弟然縣治而天下無不治人之言曰子弟之舒戚賢不肖係吾家者也宰傳舍也何治爲其自好者又曰吾嘗教之而不知從吾嘗利之而反以爲病己民何以若子弟嗚呼使在上者誠爲其父兄也民又何憚而不子弟若耶仁和沈端恪公爲康熙雍正閒名臣彭尙書杭編修撰碑誌稱公爲臨潁令築隄建社而不詳其設施本末予幸攷得之愈以思公之爲人潁水之自許州東入於臨潁又南東而



言事彙卷五  
十一  
至西華也當水之南衝者曰酈甕口隄臨穎其上百餘步曰孔家口隄許州酈甕口之隄完而孔家口隄善崩水歲入臨穎害禾稼無算公請於州願築隄而臨穎任夫之七或尼之曰方飢興大役是厲民也公曰吾前以隄許故不早治而害吾歲今更不爲水復出厲孰甚焉乃出穀二百五十石召夫而士民皆樂輸日役千三百人人給穀二升二十日隄成水至不爲患歲大熟公旣立紫陽書院爲學規教士以立心誠敬治經務專一精熟而禁妄交士皆從公教無僭縣西之葛岡村其俗惡

一日循行至其地或告曰此鄉鄙僿請爲之義學何如公欣然曰諾休於僧寺見巨榆官物也伐之以爲梁遂立學延師課童子其中別冊使手實所課於下曰書程簿爲期使之來自覈其課及期村之童子八歲以上十六以下亡慮數十人父母皆爲製衣冠坐牛車到縣解聯縣入公閣皆出書程簿案所課書次第奉公閣誦皆不誤更勞之紙若筆而責其惰者逾旬日復來逾年村之子弟多識字扈扈然其長者日馴遜早納租稅恥爭訟公又買田歲取以給師膳薪使久而無廢及公去臨



言事彙卷五  
一  
穎師皆率其弟子長幼雍容坐牛車皆來送公眷眷然其效於民者如此人之令不行於境內而公能築隄於境外人之教士不能止其身過而公乃化行於其鄉無他誠與不誠而已矣將以條教興作市吾名或未嘗精求其利害而雜投之取適時會而已民何以信而政何以成若人者不爲之則弛爲之則擾爲之而省其成則愈擾觀於其家雖子弟亦頑不可使蓋得其道則國人如子弟失其道則子弟且爲國人嗚呼此爲治之所以必誠已也夫

書張楊園先生傳後

右傳爲故副都御史翠庭雷公所撰者乾隆十八年雷公督學吾浙二十一年以請養歸於閩先文端公贈之詩有云導旌旆出桐於何所將幾束書其清節可思也而尤以表章正學爲己任嘗訪戴山遺集於其後人得而刊行焉又刊陸清獻年譜以教士碣楊園張先生之墓一再序其遺集而又爲之傳蓋自張清恪之撫閩也創鼇峯書院以正學訓士於時蔡文勤主講席雷公實肄業而有得焉故此篇於先生學術之醇獨能親切言



言事彙卷五  
三  
之如此篇中稱何商隱者儀吉之族高祖紫雲翁也我  
錢本何氏明初育於錢而易焉至翁而復九世之姓爲  
何也始先生聞翁之賢嘗潛訪焉一宿大樹下去其後  
乃訂交也順治十六年五世族祖厚庵翁請先生教其  
子館於予家澈浦山樓及厚庵翁病革又請先生以十  
年終教其子先生以五年諾後以紫雲翁之相友也旣  
卒約復往來予家數年此先生晚年蹤跡傳中未及詳  
故附著之平湖屈君芥舟方重鋟先生遺書予以雷公  
此篇介徐編修惺庵寄芥舟俾刻於卷首又於紫雲翁

遺彙中得初學備忘引一首并錄寄之或附於本書其  
亦先生之所許也夫道光二年春正月







家嘗戒儀吉曰金玉玩好汝父本不有有亦勿之愛書數千卷吾節廉俸以買亦未嘗取非其有是吾之布帛菽粟也子孫受之其無饑寒乎儀吉奉以周旋十數年來又稍有增益蓋清恪總集諸書非一時所刻也而其全目迄不可得見今次第其所有者始於二程文集終於道南源委凡若干部二百數十卷釐爲八集清恪之堂曰正誼遂以題其書此外恐更有遺籍後當博求之

跋陸太常遺言冊

右爲吾鄉故太常少卿倣巖陸公之遺言而太常之子根堂編修手錄以訓其後人者也太常諱紹琦康熙四十八年進士以檢討累遷列於九卿嘗任廣西學政桂林至今有祠堂享嘗不替予嘗於謝氏梅莊雜箸中得其祭陸太常之文略曰先生之督學吾粵也問何餽口曰有學租朝粥暮飯人曰窮宗師其閱卷也手定甲乙廢寢食人曰勞宗師征鞏初卸請業請益紛來前人曰老教書宗師及其去也十二郡士子無不黯然悲者又



言事彙卷五  
三  
曰吾粵督學前乎先生者陸平湖祚蕃以明著耳靳尉  
氏讓以公著耳後乎先生者視諸生如寇讐矣招游客  
冒土著矣前無偶也後無繼也又曰吾粵有先生猶蜀  
有文翁潮有韓公也異時祀瞽宗稱樂祖與文韓鼎足  
是先生長不死也謝先生仕雍正乾隆閒清直之聲聞  
天下其衡量人物不可一世獨傾服太常如此此遺言  
一紙述其先人儒素固窮以及生平遭際辭氣閒皆抑  
然自下末乃道其所得力處以示子孫曰不妄交一人  
不妄爲一事不妄取一錢嗚呼何言之篤實而深切也

昔漢太尉楊秉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宋倪文節思  
之教人則曰不妄出入不妄語言不妄思慮皆與太常  
之言相類予竊謂人之妄有出入語言思慮者皆必有  
妄爲之事而臨財不苟取者其耆欲必淺太常後二語  
蓋已賅舉楊倪兩家之義而取友之損益其繫於立身  
之成敗尤重太常首列不妄交意深哉予識太常元孫  
咸高於廣州逆旅中文采猶存且處困而不溽一日以  
此冊屬爲題識而梅莊之書晚出咸高猶未見因掇而  
箸之竝敬釋三不妄之言窺尋遺意以質咸高未知有



言事彙卷五  
當否時則道光十有五年孟陬之月

跋性理提綱

先太常公嘗從甘泉湛先生學躬行實踐一以自得爲本敬義之風施於後嗣蓋莫不興起而元孫介亭先生諱采字亮臣庠生以行誼重於鄉嘗爲鄉飲賓生平誦濂洛關閩書未嘗一日離顏其室曰清心爲桃符曰平生所學爲何事後世有人知此心師事族兄商隱先生析義益精粹然得辭胡正學之旨此性理提綱八卷去取精審詮解簡當作於康熙之初甫成而有詔試士用性理出題一時士子皆知正學歸趣所在先



生之書頗行於鄉里閒矣今雖風流稍沫而我錢之後  
人讀先生遺書因以求太常之學而修德以念其祖是  
編之存庶幾服膺無失也夫

跋壺天玉露

儀吉六世祖紫芝府君舉萬厯戊午鄉試嘗上公車覩  
時事方棘遂絕意仕進杜門著書其成者十餘種惟藥  
圃種花錄別行餘皆名壺天玉露今存者惟壺天玉露  
廉鑑四卷壺天玉露清士一卷而已廉鑑以萬厯閒喬  
氏懋敬所輯者爲本而刪益潤色之自序所云讀之手  
不忍舍者蓋卽喬氏書也清士集古隱逸之士人系一  
詩府君有西乘庵橐二卷嘉定侯忠節公爲序者久而  
不存嘗求之於明詩綜樵李詩系中僅數首而於此獨



言事彙卷五  
得七言絕句五十六首儀吉既喜且感合并校寫哀然  
成卷矣是書始輯於萬厯庚申成於天啓乙丑尋付剞  
劂康熙辛酉板缺壞一庵先生振鷺重修之今又缺壞  
傳本日抄族兄衛伯爲求得之以畀儀吉時則嘉慶丙  
寅仲冬廿有三日也

跋啄紅集

先文端公之從祖侗庵先生諱潤徵字芳仲崇禎己卯  
舉人其後築蒿園以課子遯跡不出博洽經史毅然重  
廉節天啓辛酉浙西大祲以諸生陳救荒六策於當事  
者悉施行初嗣伯父世珪後歸宗服制不降識者以爲  
過厚具詳陳氏莢錢侗庵傳中生平著述甚富儀吉攷  
浙江通志有啄紅集知爲先生書窮搜數年乃得之凡  
二十九冊猶是當時寫本集凡五十卷分類采輯事文  
卷或百葉各條下本所出者十之六七閒有數條如職



官部論當時官制之類蓋自爲議論如此惜自卷一至十六卷三十七至四十卷四十八卷五十凡二十二卷全佚今之存者唯二十八卷而已所徵引古籍如東觀漢記傅子有出於永樂大典本之外者路振九國志亦有數條爲餘姚邵氏本所無洵乎藝林之祕笈也末一冊輯子史中奧文駢字以韻爲次儀吉第爲五卷題曰韻檢錄於藝文略中嗚呼先生去今纔百數十年耳裔孫爲府縣學生者尙不乏人遺書散佚鮮能舉其名者爰記其崖略以敬告我族之人

紫雲先生遺稟跋

本朝理學之正皆知以當湖爲宗師而桐鄉楊園張先生明體達用實爲當湖前茅當湖生稍後猶及見之於所著衛濱日鈔中推挹甚至儀吉五世族祖厚庵翁嘗請張先生教其子讀書館於吾家澈浦山樓十餘年而紫雲先生爲厚庵翁兄子少誦洛閩書篤志踐履旣得見張先生日爲畏友於是庸言庸行交相惕勉窮理盡性推勘真實同志落落若顏先生士鳳凌先生渝安張先生佩蔥亦不過三數人爾當是時梨洲一曲南北壇



言事彙卷五  
三  
坵方盛而諸先生皆闇修歛然銷匿如不及迨先後謝世楊園遺書猶賴先生訂定以傳祝氏朱氏皆嘗采版後賢觀感矜式久且益大彰於時而紫雲之沒後嗣乏祀遺書零落百無一存雖君子自得之學誠不以是爲輕重而後來之責不敢諉也每念愾息不能自己同里丁君子復好學士也偶於其友吳某書齋得紫雲先生遺藁一冊亟以端溪硯一明搨本多寶塔碑一易而得之以示儀吉多尺牘雜論之文附詩十餘首乃錄副一通第爲六卷續於族人處得尺牘二十餘首別寫於後

又爲一卷總凡七卷時置案頭正襟雜誦若嚴師之在前儀吉雖無似庶幾自訟而知所做乎蓋自我先人及夫族之尊賢皆嘗求先生遺文而弗獲見也及儀吉之身賴良友大德竟得傳寫是本其於先生著述不啻鄧林之一枝然循而求之其根柢所在亦大略可見先生嘗復九世之姓爲何氏諱汝霖字商隱一字雲帑事蹟詳海鹽圖經及楊園言行見聞錄厚庵翁諱福徵見聞錄中亦及其內行之美稱述弗置云



大父秋涇集書後

嗚呼昔吾大父安慶公之卒於毀也吾父年甫十二詩  
文雜草稿悉棄世父漆林先生所乾隆乙巳寓京師揚  
州會館燬焉吾父涕泣慕思日月訪求得手稿若干紙  
儀吉於親故家亦間有獲者去其複重得詩四十六首  
又新鄉駱駝灣寺一首得之寺中寄懷黃簡齋司訓一  
首得之寄司訓札尾歲朝圖一首得之同郡朱脩撰所  
贈文端公手書卷後又於從父少宗伯公澈上讀書圖  
中得分韻一首合之和范石湖田園雜興十絕句嘗拊



刻於文端公集中者大凡六十首稍第其先後爲一卷  
公平日論詩語不可得聞而手稿中往往有從兄檢討  
世錫評註檢討少宗伯公子也於公爲孫行而齒後公  
財六歲嘗以詩呈公有云蕪齋先生百無事講求詩律  
閒居時又云疎疎落落見風格洗盡脂粉留真色酒醞  
要本泉味甘弓良先辨木紋直此於公自得之旨蓋可  
想見云然公自謂仕宦久不得專力爲詩嘗誦言曰我  
子孫有能爲詩娛我者賢於祿養矣漆林先生幼嗜詩  
授經後卽教之詩其後世父良齋先生以遺稿當輯次

者任之漆林先生從先志也而一旦乃盡於祝融之虐  
悲夫集故未有名公於丁亥卜居郡城北郭秋涇橋茲  
所得詩多戊子己丑二年作時在郡城居故謹題曰秋  
涇集云在官政績略見於諸家傳記之文今附錄於集  
後而遺事之得聞者並書之於左俾後之讀公詩者有  
考焉

公任沐陽事跡海州志良吏傳略述之云建厚邱書院  
立節孝祠開柴米河云云厚邱書院今易名懷文柴米  
河者邑故爲沂沭二水經行每暴雨或山泉奔注田廬



言事彙編卷五  
輒沒西門尤當其衝城爲之圯公考故道悉疏浚之復引沐東行開渠百餘里以利舟楫民便之呼曰柴米河江陰楊勤慤贈公詩曰沐水西傾勢汜淫青伊湖畔歲常禱講求到海疏通路尙繫郎官夙夜心卽其事也沐陽之興隆寒山二鎮地卑數瀦水逋賦積鉅萬無以償公請減其額漕糧例於宿遷完納水道迂阻車運費不貲請民折官辦時督部尹文端夙信重公皆得施行公在沐陽會 國慶蠲本年賦而民已有輸納者故事流抵次年賦公太息曰業戶無常官吏亦無常不如還

之悉召集縣解一一親授旬日乃竟婺源訓導山陽李君崇健說又部檄徵梨木爲書籍雕板公以縣故不產梨申覆民詣縣言願市於境上官但予直吾儕亦無所累公曰去若曹焉識此邪省檄復督辦公執如前事遂已亦李君說

興化故多盜又豪猾造訟魚肉細民蔓引多端前政蕙不能詰者二百餘案公始至歎曰吾豈欲以武健鉤距爲能哉顧當因俗以濟耳悉窮治置諸法乃嚴立賞罰格捕盜獲其渠徒黨解散督部高公撫部明公廉知公



能請調繁丹徒部以格於例議駁

特旨如所請行

宰新鄉請永蠲礮地稅撫部何恭惠入告部議中格公又陳民疾苦以去就固爭撫部再上疏

中旨俞其請邑人德公祠祀至今嘉慶戊午後政牛君步奎重脩公祠祀謂蠲賦地千餘頃儀吉問其邑人云

所蠲乃趙村李村寺上村長興舖賈屯兒田莊兒焦莊

梁人旺劉人旺楊人旺諸處大較四百餘頃云

先考學士公嘗

記新鄉建祠人姓名今並錄之貢生張克興字秀翼庠生魏奠黎字安民魏青黎字仁民李若槐字茂伯趙丙

南字文明童生張周冕字元華魏天爵魏天祿魏天申魏天福陳守仁民人張大鯨字來川陳三畏陳六言張周官賈進財張良禮陳三德

公持俞太夫人服闋謁選道中念疏屬某屢空母又老病爲寄錢取息供常日醫膳不幸則盡取以庇喪公沒後四十五年儀吉於族兄春霖澍處見遺札乃知之

公故居在郡城北門外秋涇橋初治屋方築東牆鄰人謂侵其界公遽令圻者稍右翼日鄰人又言之公更令右至今東牆前豐後狹公書室自題曰靜讀取先儒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語也自爲楹帖云靜坐觀心無障礙



讀書窮理得根源庭之東隅築號舍四間我父行課文  
其間今儀吉不能守先業屋已他屬謹述此以告我後  
之人無忘公志

嘉慶庚辰春儀吉居京師有王雲錦者通謁頓首陳謝  
詢之知爲新鄉人上年舉鄉試者具言吾村祖父行相  
與語若當時地稅不得免身家且不保安有讀書求科  
舉者耶今日雲錦忝與鄉貢皆先父臺至恩也後數年  
又有李秀才興祖寄惠新鄉棗致書詞意勤懇先人遺  
愛在民如此亦可見此邦風俗之厚

公生日爲十二月十三日儀吉失怙後檢遺篋得從兄  
裴山楷壬戌春寄先考書云自桂林使還正月十三日  
過新鄉瞻拜公祠堂是日邑人以公誕辰於趙村演劇  
云云竊疑爲邑人記憶之誤迨己巳三月謁祠下李王  
諸秀才及老舍人劉佩述先考嘗止其演劇邑人不可  
先考曰歲暮鮮暇必不獲己或正月何如是後乃改於  
正月

雍正丁未曾大父文端公方官編脩公生於京師辛亥  
遭生母沈太恭人喪乾隆壬戌隨叔父曉村先生

諱界以保



言事彙卷五  
舉任知縣歷官至廬陵官署乙丑冬還京邸舉丁卯科  
湖北施南府同知

順天鄉試自後三試禮闈丁丑以族姪少宗伯載分校  
迴避是歲就挑知縣赴江南河工戊寅九月署高淳知  
縣己卯充江南鄉試同考官十二月署江寧知縣庚辰  
七月補沭陽知縣丙戌五月以迴避調興化七月調丹  
徒九月丁兪太夫人憂奔歸旋以交代復至丹徒丁亥  
四月歸里己丑四月謁選寓鐵老鶴廟庚寅歸里辛卯  
春復謁選五月選四川珙縣知縣引

見蒙

高宗垂詢家世以文端公年老不令入蜀調河南新鄉  
壬辰十二月部選安慶府江防同知癸巳二月入都引  
見七月歸省文端公於里第九月赴安慶十二月解書  
籍入都甲午正月文端公薨公奉諱奔歸七月六日卒  
其後五十四年道光八年孟夏之月孫男儀吉謹記於  
京師北城日南坊寓舍



世父戶部府君年譜跋

嗚呼此我世父農部公自次之年譜儀吉今日得讀之於京師則距公沒上年十一月八日已七十日也悲夫公之爲此在十四年而儀吉以是年正月十八日辭公來京師今三閱歲耳而竟長不得奉公顏色而獨得此爲遺言之僅聞者而又何忍讀也嗚呼公之文簡絮其行跡略備而所以守之數十年者公之心不欲以自言也雖然儀吉嘗聞之公之事我大父母也動止不欲離或訶責去少選卽在側凡大父母之飲食衣服必先視



戒其左右時其喜怒每秋七月忌日前後時見公獨居  
淚洒然下祭祀上食兩手奉尊俎趨而進色愉若孺子  
其施於家者皆曰吾祖父之所欲爲也有不爲者則亦  
曰我先人之所不爲也而爲之乎嗚呼此可以見公之  
心也夫公嘗教儀吉曰以父母之心爲心則於兄弟無  
弗愛以祖之心爲心則於宗族無弗愛而公愛儀吉甚  
深幼時攜抱煦嫗疾痛嘗先知及長而娶婦而孤其視  
之也如幼時疾痛嘗先知嗚呼蓋所望於儀吉者其心  
無窮也而儀吉聞公喪欲奔歸不果其中之薄乃得爲

人事牽阻於公之所以教愛者負矣審矣不可以言矣  
而又何跋乎是譜也痛哉痛哉嘉慶十七年正月十八  
日



奉文端公手札遺兄子寶甫書後

右札爲我會大父文端公里居日寄我從父少宗伯公  
京師者時在乾隆壬辰春夏閒札中稱慈伯之兒神氣  
豐下必有後於吾宗者謂從兄檢討之子子壽也子壽  
生上年辛卯九月時纔十數旬耳迨長而力學砥行仕  
舉其職人皆曰能繼我錢之先澤也而文端公固已許  
之於強葆之日者如此札舊藏桐鄉汪魯石翁所儀吉  
請得之以寄子壽子壽其益竅念先澤勤省而篤行宅  
心其仁乎立政其慎乎豐我後人尙引延哉時爲道光



紀元季春之月子壽年五十一上距文端公寄札之日  
五十年

跋訓弟遺言

本書錄前

予少性愚魯未知學問敦厚樸實出於自然年十七未  
能通貫諸經而流俗好尚巧析文字勉強從之書所謂  
恥過作非者也歲次乙卯入京從學語人皆不省惟從  
弟達吉曰與兄同志願各勉爲毋自暴棄居二年或談  
世務或論古人皆反究身心不爲浮說丁巳五月予出  
都以弟輕躁卞急性成習慣用深切言之始知悔勉未  
必無小補云

寬厚和平天地之春夏也嚴峻刻厲天地之秋冬也上



四字接物下四字治己 主敬則精神收斂保壽命之  
要言也非特進學而已 平居無事正襟危坐思過自  
新自然氣質變化 心以靜爲本則自清自明 七情  
應物隨事過去切勿久留

右存心五則

古人論事講道斷不可作文字觀論事須知當世時勢  
講道必思吾學能否 胸中一部全史不可少史學爲  
先經學貫之方不爲世俗庸儒 讀書最忌迂腐迂腐  
終身無用切戒放蕩放蕩一事無成 文章如諸葛武

侯出師表類一字一句打入心坎中自然情淚俱至馬  
伏波戒兒子書等一言一語尋出理路來自自然危悚異  
常 志欲大而心欲細志弗大不足以有爲心弗細不  
能以積久 聰明穎利固是讀書美質如自以爲是清  
虛傲誕害不勝言 以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更  
有淫蕩不羈自號風流所謂託儒爲姦者也此等讀書  
不如不讀

右讀書七則

心正則耳之所好目之所好口之所好手足所好一歸



於正而身可保矣心不正則所好皆非而身不能保矣  
當於未病時調護疾至而醫多損少益 飲食要節  
言語要寡功課須勤三者要道也 精神要用之處盡  
力則奮不宜用處保愛則全

右保身四則

端厚持重做去皆是輕佻短略行去皆非 朋友所以  
輔我列於五倫故擇交最要 見人無論長幼輩須存  
敬畏之心則匪類是遠 凡人百病可治至於無情則  
心腸俱壞難以望救雖有法言異語不能動聽吾末如

之何矣 藹然可親之中須有肅然難犯氣象方不愧  
正人君子 人不可無氣節一無氣節便一事做不得

右爲人六則

從兄學源爲世父大興府君長子乾隆六十年從學來  
京師居世父戶部府君所自辛亥歲儀吉見兄郡城至  
是更相見也兄愛儀吉甚相過或通書無虛日嘉慶二  
年歸省大興府君於吳橋縣解感喉疾誤服地黃卒年  
甫十九兄之將行也出此篇授儀吉且謂之曰吾儕少  
年暫離當卽相見惟此數紙願弟日省之念之他日繼



見願弟毋仍舊習也則幸甚嗚呼孰知吾兄及弟之終不得繼見也邪兄克已至嚴言動小有過輒自訟發憤若不能容其與人和而毅其讀先儒書切已體察咀味不釋讀論語往往抑揚慨歎塾師訶止之而兄乃悵然自失也閒覽史書貫數強記不多而務精熟嘗默寫光武本紀黨錮傳不悞一字夜誦出師表累欷涕泣同學者笑之於杜詩悉能倍文蓋自十歲後大興府君令每夕讀一篇久而卒業也一日集句題畫馬有云側身注目長風生指點虛無是征路戶部府君賞其有寄託蓋

亦詩讖云兄諱友泗自號四水子曰吾將津逮濂洛以遡乎洙泗爲四水子傳以見志嘗注握奇經未就遺詩數首今錄入家集中兄之畱京師也大興府君瘍生於背兄聞欲馳歸而戶部府君止之瘍尋愈會大興府君來京師暑夕檀衣瘢未滅兄遙見淚雨墮遽自隱而長者覺之相與太息謂兄至性過人而幸吾宗之有孝子也兄之沒也我學士府君哀之甚見此篇益痛惜曰吾不意若之能及此也是吾族之已衰衰且不可振也而令若死也爲之撰家傳并此篇鉸板於京師又屬從兄



裴山別書一通將鐫石未果此兄之手蹟一卷命儀吉  
謹藏毋毀損二十餘年矣蒙昏負父兄之教歲月逾邁  
習日痼罪日積每一展卷悲來填膺而幾不忍讀也而  
兄之言行一二記憶所及且懼久而失之也爰次第大  
都書於其左以備省覽云達吉予舊名兄沒後二年避  
從叔名易以儀也

跋忠義堂顏帖

忠義堂者顏魯公祠堂名此帖爲嘉定丁丑東平鞏嶸  
所刻凡表一記三序二碑銘一詩三書帖二十八書馬  
伏波語一批答一告身七第爲八卷卷首俱有北海孫  
氏印送劉太冲序後有退谷跋數行述墨本源流頗具  
予家藏此四世近百年矣昔宋之中葉吳興沈氏集魯  
公遺文爲十二卷其後東嘉守清源畱元剛復爲補遺  
然如此本鹿脯後帖與盧倉曹二帖一行帖南來帖草  
篆帖江外帖又皆畱氏所未及采是不徒宋搨可寶又



有以補公集之闕洵希世之珍也公於永泰四年二月  
以論事忤元載貶硤州司馬舊唐書作陝州者傳刻之  
誤集中與李太保帖亦誤作陝而此帖正作硤與公所  
撰御書碑陰記合又集中訊後帖云如公之才豈久在  
江左乎一本才作儔今驗此帖實少一字蓋寫時偶脫  
後人以意補之殊失其真又若清遠道士詩云吟挽川  
之陰步上山之岸意謂挽舟吟詠正與下句相關而集  
作吟眺許彥周詩話引此詩亦  
作吟眺則傳誤已久送辛子序云及滁州之  
美景未至方歡蓋用相如未至語而集作未至與夫人

帖中問訊卯卯者蓋人名而集作郎郎皆當以此帖爲  
正鞏嶸嘗守邵陽郡見輿地紀勝荆湖南路下養痾無  
事校勘一過敬記冊尾



跋龔子敬自書詩真蹟

元龔提舉子敬先生爲郭髯祐之自書宣城詩一卷康熙中顧俠君嘗取以補存悔齋集之闕竝歛識錄焉知此卷舊爲秀野堂中物卷內有樵李李氏鶴夢軒及醉鷗諸印吾鄉李醉鷗肇亨著清異續錄底稟弄予晉硯齋蓋太僕竹嬾之後文采世其家宜有此者今又爲野雲山人所寶屢易主而皆賢嗟乎龔生猶爲幸已免圖溫日觀蒲萄二篇俠君不錄予謂蒲萄前二語絕奇墨雲過雨月正黑手摘虛空了無迹殆子敬自狀其書耶



跋屠赤水先生手書園居雜詠冊

昔屠赤水先生銘我七世祖淵甫府君之墓曰山民論  
交海內幾徧進而握手人人管鮑退而掉臂或路人山  
民管鮑卽管鮑之路人卽路人之夷然不屑也亦有從  
稠眾一揖或都未識面而號于人曰莫逆人問山民若  
與某莫逆耶應曰然不自明也及含沙事起曩時一揖  
者爭言止一揖未識面者爭言未識面而所稱管鮑者  
亦往往化爲路人去獨鹽官錢淵甫交情歲寒哉又曰  
淵甫生平交游如林最稱椒蘭者陸太宰與繩沈山人



嘉則及不佞二人而已蓋我府君從弟次卿翁諱應晉  
後知蓬州事者與先生同舉鄉試然先生宰青浦時猶  
未識府君後乃訂交於杭州過府君所居秦溪贈詩有  
云直挾天孫坐星漢自吹龍笛在瀟湘又云歲寒青松  
君與我其交誼之篤如是府君嘗自營生壙于縣之西  
南永安湖荆山之上游觀相羊先捐館而居之者二十  
有四年先生至相與行水看雲觴詠其中其地內湖外  
海據吾郡之勝先生多有吟咏其後府君幼子我六世  
祖西乘府君廬墓山中撰荆山外史先生重湖孟瀑鳳

山鷹窠諸作多列卷中是以先生之詩儀吉幼時輒能  
誦之今先生之裔同生孝廉以先生手書娑羅園雜詠  
五十首見示其詩其書如龍游鵠翔軒軒霞外環復數  
過恍然若接警欵于三百年之上侍先生登吾家湖天  
海月之樓親見中酒高歌揮霍日月也嗟乎交道不可  
久則其家從之近世之交朝盈夕虛市道日變殆若梗  
偶之適值兩相得兩相失已而兩俱無有公叔孝標雖  
欲論之而亦不及也而予與同生幸得奉此冊比肩共  
讀追溯先人在前明中葉出處心跡兩家篇籍俱有可



言事彙卷五  
三  
徵豈非君子之交文章道義之氣所畱遺至深遠哉此則願與同生夙夜交勉敬承勿替者屬書冊末不獨以挂名簡端爲幸若先生聲名自足千古與夫禪學之出入時議之屈伸陸心蘭顧絨石兩前輩已略言之茲不更及云

跋龔蘅圃先生評花圖

昔唐子方以燈籠錦事劾文潞公後世歸其直康熙閒蘅圃先生劾熊孝感弟黷貨並糾孝感論者以比子方然子方事宋仁宗雖嘗寫貌禁中遣使護行不免春州之謫先生則居臺十餘年劾靖逆侯之子張雲翮劾滇黔督部趙公良棟一無所撓折且屢拜

御書之賜旌其敢言遭遇之隆固非子方所敢望已先生鐵心石腸如此而是圖倚擔評花若與老圃相爾汝又何蕭然閒適也蓋剛介之氣未有不生於淡定者子



方之謫也舟覆於淮賦詩云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此足以觀先生襟期矣先生後嗣居海鹽笏山同年母  
氏先生孫女也故圖藏吾氏別有西湖雨泛圖歸小琅  
嬛館中笏山屬詩不能成謹記數語於末

後讀范文正公集覆舟一詩又爲文正作未知孰是  
附識之

跋沈同齋山水卷

右沈同齋山水一卷先從父少宗伯公所藏嘗著跋未  
寫公會孫本之孝廉攜來京師屬補錄卷尾循讀數過  
覺沈氏父子兄弟高雅篤厚之風恬愉壽豈之境遠若  
羲皇以上人而近又若在几席閒因竊念我從父癖嗜  
佳山水使節行天下大半攬轡浩歌盧牟造化得稱其  
志意迨致老而歸歸而貧時且賣畫自給卽欲栽榆柳  
兩三行棲遲娛晚亦力無以爲而吾郡百里無山城亦  
號爲河者淺不掩鯉脊今本之家翁雖曰優游井社亦



惟局縮老屋中麴生遣日而已安得沈氏之西莊同齋  
之有竹居以供眺覽者然如卷中之小樓數閒積書連  
屋老人長日執一編高臥嬰穉娛怡嫗捉箸以哺婦扶  
手以行長幼和樂蕭然無外慕此境固習爲之而不厭  
斯固平生簡靜之效先人忠厚之貽也更時時取此卷  
展讀之俯仰山水尙友古人豈不益陶然以樂本之今  
年四十有二與同齋作畫時石田之年正同仕隱之跡  
各因其遇而肫然天性之愛以安吾親意又未嘗不同  
也方且妣妣媿媿吹塤奏箎孝養父母悠躋耄期而祖

澤所畱勿替引之者必也吾於是圖乎徵之矣



跋方蘭坻墨筍卷

此卷爲璞齋孫兄所藏予賦詩後四日璞齋枉過始相識也璞齋謂予桐鄉東門外二里許茅蓬庵四面皆竹覓徑得門詩僧德輝居其中是歲竹萌纔冒土德公手刷以貽方處士處士時館金比部鄂巖華及堂適鮑翁淥飲載書來亦在坐處士忻然拜嘉遂要和上共飯飯罷隨意畫之詩之而鮑翁和之得閒居士翁自號也嗟乎吾鄉二三月柳絲杏萼土步魚肥水村煙隴閒何處無竹何竹不筍乃今聞璞兄言一若茅蓬獨有之使我



神往不能已已豈非世外逸致足醒塵俗奚獨千畝貯  
胸之想已哉此卷四十年矣處士真筆今且日尠得閒  
亦風流歇絕卽華及之圖書彝鼎皆已烟雲四散惟詩  
畫中一點天機常與造物者游歷劫不壞耳璞兄又言  
錢夢廬有處士花卉卷長四丈許夢廬稍空頗斥賣他  
畫獨守此不輕示人予謂天成偶得闊狹平等此數尺  
紙卽作四丈觀其可璞齋寶諸四月二十四日定廬書

跋董用晦楹帖

董君元鏡名用晦字農陽老人其自號漢軍人乾隆末  
爲戶部員外郎年幾七十矣貌黑瘠目近視而篤嗜書  
終歲尋誦累置數百冊几榻間卷悉黯敝同曹方議得  
失遽驅車告歸曰吾憶某故實歸檢書也笑而去與宗  
室奉恩將軍靈昭瓦癡中丞鄂雲布虛谷善中丞亦善  
書瓦癡工山水筆意簡秀同時方茶山孫淵如兩先生  
亦與用晦游有市書者陶市印吳市硯詹雖賈皆長者  
皆七八十歲淵翁爲之作三老傳者也用晦往往在此



三人舍中談笑閱視日暮忘返一日謂朱鶴年野雲曰  
近見兩小兒興波作浪奈何指謂故相致齋一輩也自  
予愛此八分古逸善價得之而未審其人今晨野雲言  
之遂書之

衍石齋記事彙卷六

嘉興錢儀吉新梧

法閣韓三先生傳

亭林顧氏有言非史官不得爲人立傳然自漢季魏晉  
以來諸家別傳不必皆出於史官嘉慶十六年兄子昌  
齡以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先是有

詔修儒林文苑諸傳於是廣求

國朝諸儒之撰著攷論其行事而屬予私爲之助乃得



讀三先生之遺書謹次其要略以備創稟

法先生坤宏字鏡野膠州人康熙十七年若真以博學宏辭薦後官安徽布政使先生曾祖也先生性恬靜不諧俗與人言陳義至高人以爲迂遂自號迂齋嘗讀諸儒論學書未厭也既得傳習錄大喜以爲如己意所出故其學以陽明爲宗以不自欺爲本同時閻先生循觀韓先生夢周論學皆譏切陽明韓先生嘗歷舉其不合程朱者以質先生先生曰此無事口談也君子之學譬之飲食得其甘者果其腹飫其精者澤其體徒謀謀然

爲他人辨是非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先生博通諸經尤邃於春秋著取義測十二卷自序曰春秋取義測測孔子竊取魯春秋之義也孔子之時禮教衰微先王經世大法蕩無復存欲述古以明其義而徒託空言無徵也乃博求當代大人有禮教之責諸侯大夫見諸行事之寔效比義類明是非折衷以立教而諸侯大夫行事備載列國諸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魯秉



言事彙卷六  
周禮文武之舊典禮經載在冊府太史職之是是非非無敢失周公之遺法故魯之春秋雖與晉乘楚檮杌並稱而辭約義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以述往聖詔來學孔子獨有取焉當是時王室東遷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魯國積弱無能自強於政治惟承奉伯主之文告而已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而史家記事之法自有大例君舉必書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故曰其文則史魯之春秋雖能有懲惡勸善之義而其事其文無關教義拘於史例過而存焉者固已多矣孔子於是筆

而削之筆其事文之足爲法戒者削其事文之無足爲法戒者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魯之春秋之義春秋本自有義孔子以筆削取之故曰取義蓋春秋之教主於徵信達道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而說經者紛紛謂孔子作春秋假魯史以譏貶當世隱閔之薨舊史實書弑孔子諱其事改曰公薨溫之會舊史實書召王孔子嫌其文改曰天王狩於河陽又謂例當書爵或黜而稱人例當書名或進而書字是孔子以己意變亂舊章創作一部春秋取義之旨隱矣或曰若然孔子直鈔



魯史耳何以謂之作春秋曰魯史以勸懲舉王法春秋以筆削章聖教取義之旨寓於筆削故曰作魯史舉法而是春秋特筆之以章其是如趙盾與州吁宋督之弑同書許止與商臣蔡般之弑同書孔子竝取之此義明而亂臣賊子之黨無所逃其誅矣魯史舉法而非春秋特削之以章其非如魯羣公之錫命則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則不書蓋孔子削之此義明而假仁襲義之奸無敢僭其賞矣然則誅賞者法也是非者教也法非天子不敢明教雖庶人亦可

明春秋天子之事也筆削之春秋庶人明天子之事也故孔子嘗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知孔子者也若紛紛之論皆罪孔子者也坤宏束髮授經卽蓄此疑不揣謏陋爲取義測以爲孔子作春秋一因魯史舊文有筆削而無改易凡所謂筆者筆其舊凡所謂削者削其繁至其義則具見於文事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子亦猶行三代之直道而已矣於戲此取義之微旨也夫又以春秋之義論通鑑綱目著綱



言事彙卷六 四  
目要略自序曰或謂朱子修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發凡起例以正褒貶三者備而後大義明爲能得孔子作春秋之意此不知綱目併不知春秋者也孔子作春秋因魯史舊文大書特書義取見事三傳言煩義支至執日月名爵曲爲傳會傳例興春秋亂矣司馬溫公憂史事之失實奉敕修通鑑正史外博採百氏之書參互攷訂晚年輯舉要歷詞簡義該朱子因之作提要以著明其事事具而善惡昭勸懲立孔子春秋家法也門人纂分注效傳體而爲之朱子不欲僭作經之名兼

收并錄以成綱目凡例後出書之眞僞在當時卽有異議綱目本以擬春秋春秋不可以傳例求綱目詎可以凡例定乎是故得孔子修春秋之意者斯可與知綱目矣閒嘗竊取朱子提要原本略加刪訂於其中事關勸懲與春秋義法相應者揭而錄之起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迄五代之季名曰綱目要略隳括凡例用其義不用其詞參以愚見分注於各條之下至其他爲凡例所亂如攷異攷證之類則槩從削俾學者勿泥褒貶舊說蔽晦大義乃春秋之法而朱子修綱目之本意也先生之



言如此而韓先生作綱目凡例辨據朱子自序云與同志別爲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趙訥齋亦云凡例一冊已鈔在此朱子又有於例中見意之說是凡例實出於朱子謂先生若以本書未盡善更加筆削則凡例當別論若以朱子之書還之朱子則凡例不可不信云先生舉乾隆六年鄉試七上公車以年老舉人授大理評事五十年卒年八十有七

閻先生循觀字伊蒿又字懷庭青州昌樂人與法先生同舉於鄉登張書勳榜進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在官

直心而行有不可撓之力又規畫多遠略時以爲迂闊不得行其意踰年遂歸七歲喪父葬墓地卑下爲水嚙長以爲大戚陰雨輒號慟不食繞墓走達夜後墓雖遷終以此致羸疾歸一年卒年四十有五私諡孝簡著有尙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困勉齋私記西澗草堂集名人小傳見聞隨筆凡若干卷先生嘗自言其爲學大旨曰觀二十後有意於克己之學始求其惡以爲喜攻異氏爲邪辟之說於是取聖賢之書伏讀而繹之究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尙罔



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心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  
狼羊同牧也於是強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然時  
復橫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  
所起由於爲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爲己而欲潛伏因從  
事於謹微念必勿欺事必忠信自是私僞之萌頗少萌  
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每念發憤獨坐嗟咨涕洟  
或終夜不寐困極橫甚忽若有誘其中者乃知吾之惡  
曰情要在去情而已情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  
情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情於去僞故恆心不堅

乃名其堂曰去情且臚爲三日以自詔曰存省勿忘躬  
行勿怠常業勿廢云又嘗自言讀書程符山中杪秋薄  
暮行飯偶出落木有聲微雨霑袂意淒惻久之歸讀史  
記屈賈傳憂思無窮累欷流涕忽自省曰此非情之正  
君子憂德不戚年修身不垢俗豈以外至累其心哉更  
取儀禮讀之已天宇漸晶日明左扉澹然見古人素位  
之意其造次弗違密於內省如此程符山者在濰之西  
南先生攷山下洪福寺金大定年碑有云寺北望浮煙  
山以爲程符者浮煙也曰吾夜居山中見東麓有白氣



白南而北長數十里非雲非霧儻所謂浮煙非與先生  
與韓先生俱師其邑人滕先生綱同學相善也數至濰  
偕韓先生居山中芴縣好學者多從之游兩先生論學  
皆宗程朱斥陽明而先生之論爲持平曰王氏之書其  
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  
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  
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  
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用及其久也內  
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

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  
行不諳而驟使專事其心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  
如自得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  
故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與能其事不異其說不高孔  
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矣先生說  
經明白簡易先儒疑有誤者多依經本文釋之不欲改  
字顧於儀禮喪服謂母妻同服婦人爲舅期而爲長子  
三年妾爲其子期而庶子之後父者爲母總大夫爲庶  
母無服而服其貴妾義皆可疑又謂繼父同居者期夫



人無二本母有繼也父不可繼也宗殊而氏別何得以  
父名而爲之期蓋漢初諸儒所竄入爾而法先生辨其  
非詳所著迂齋學古編滕先生綱字建三歲貢生隱居  
窮經不稱人過失雖貧甚一錢之餽苟無處所甚親暱  
不能強之受母疾嘗一日夜行五百里求藥療母良已  
乾隆二十三年卒年七十私諡安節閻先生云  
韓先生夢周字見復一字理堂其先滇人明初始遷於  
濰先生少孤力學揭毋不敬思無邪二言於齋壁跬步  
必以禮乾隆十七年舉於鄉二十二年成進士三十一

年任來安知縣始至斥蠹役勸農功訓民節儉逐黠商  
之以蠹物網民者歲饑當賑大吏謂可已日一申狀卒  
得請捐募有餘財立江清書院已又立恤孤院地故產  
椿榭以爲薪先生止之曰是宜蠶手訂育蠶及種樹法  
募沂兗工師教其民民用以饒皆前所未有也嘗欲開  
黑水河以利圩田圩田者四圍築隄隄外有夾河有散  
水隄內有月塘有溝有渠隄半有斗門有鎗時其旱澇  
而爲之備田最宜稻穫視他田三倍然多居河濱河數  
決輒敗圩來安圩田夾列沙河東西岸沙河出盱眙之



言事彙考卷六  
九  
爐山過水口入烏衣河會於滁來安之南滁州和州全椒東南江浦東六合皆有圩田河在和州全椒者後河在滁州者清流河與沙河皆會於滁曰三汊自三汊東南漚折行三百餘里乃至瓜步入江勢湍急而瓜步沙壅又兩岸多葦蘆上游不得洩故數決也黑水河者在江浦之浦口西北至滁東至江長二十里舊有河迹中隔土岡四里俗謂朱家山者也開朱家山可以導滁入江止決而圩災弭明嘉靖閒嘗議之或中輟或功不成國朝乾隆四年滁州衛守備李之崑相地勢計功力爲

書規畫甚備十九年總漕鄂容安舉其議大興工顧任事者不盡如法未幾復塞至先生時請於總督大學士高公持必行高公許之會鄉試先生奉檄調爲同考官而縣有蝗司道勘驗以捕蝗不力罷歸講學程符山中者二十六年嘉慶四年卒年七十嘗與寧都羅有高書論道一而不二曰蓋道之敝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



言事要卷六  
一  
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元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天道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可行而以其私而虛寄者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

何其能一也是之謂迷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驚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攷之春秋治五伯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顏曾劣於管晏而



言事彙卷六  
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者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夫苟且隨俗以就功名已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媿於五伯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己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於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敝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

則知道之一而不一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至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先生少誦朱陸以來學術之辨不得其是非及交淮安任先生瑗自謂釋然無疑任先生者字東澗乾隆元年舉制科嘗爲反經說傳習錄辨盛排陽明者也先生防己甚嚴諸可欲者決不使之入於心教士以恥求利達常謂君子之學能求其得於己不能必其用於世有安某者謁選於吏部致書先生謂以家累不得不仕先生規之略曰出處大節不



可不謹枉已徇人道之所非故義而得仕無富義而不  
得仕無貧足下自幼讀書應科舉爲秀才舉於鄉成進  
士得官以去可謂通矣方爲秀才時不能必其舉於鄉  
舉於鄉不能必其成進士得官以去也凡事未至者皆  
不可必及已至乃欲長據以救貧不亦誤乎足下之貧  
自爲秀才時已然當其應科舉時爲貧乎爲道乎爲貧  
則足下亦得舉通於時宜不貧矣而猶貧爲道則窮通  
一也又何家累之足云乎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  
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恐臨得失不能無畏

顧失其剛斷其爲害也大矣其譏砭流俗言至痛切著  
有書序記傳銘誄二百餘篇惜無有能刊行之者又詩  
集若干卷







毒於是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圮族剝膚橫噬伏  
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馴至于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  
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已饑已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  
利鶩聲華者必藉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騁其求天  
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  
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所求  
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  
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澹焉各懷一無欲無  
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

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  
曰蕩蕩無名彼堯舜者絕不以天下介其中而不翦不  
斲監門臣虜堯舜之心曠然一巢許之心也其所異者  
特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爲用而許由巢父以無用爲  
用終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而巢許遂無堯舜之用  
也是故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嗟乎大庭栗陸  
之世其民泐泐穆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皆許由巢父  
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嗜欲日開營求日甚膺時  
遘會者乘便邀利而無真事功授徒講學者希榮稽古



而無真學術砥飭高行者世味實深而無真名節則皆  
巢許之臯人也不觀南陽之臥龍乎澹泊明志寧靜致  
遠方其躬耕隴畝若將終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  
定漢室稱王佐才繼而託孤寄命鞠躬盡瘁推古今臣  
節第一嗚呼孔明天下奇才吾不難其才而難其用才  
之心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爲堯舜之用者也  
使無其心縱有才亦不可用國家尙何賴有才臣哉故  
吾謂學堯舜者必先自學巢許始先生所著有周易釋  
箋毛詩備攷三禮折衷四書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醫

學集要諸書皆佚惟文集八卷存又嘗輯泰州中十場  
志十卷重修靖江縣志十八卷年七十二卒



陳舜俞傳

陳舜俞字令舉秀州人

史云烏程人韋居安梅欄詩話云嘉禾人李葬于吾鄉南門外

之蘇灣韋貫烏程不云爲其縣人宜可據信史蓋以其葬地致誤也嘉禾置郡在政和閒神宗時猶爲秀州故今言秀州人夏侯泰初稱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此其例

居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

村在今嘉善縣境舜俞以慶歷六年登進士乙科嘉祐

四年中制科第一授光祿寺丞簽書壽州判官旋棄官

歸己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熙寧三年王安石行青

苗法舜俞不奉令時方有旨召試學士院舜俞繳上中

書帖因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



價緡錢而穀粟魚鹽薪菽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  
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愚民多至賣田宅質  
妻孥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  
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  
詔謂振乏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無  
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  
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人人計口受餉但權貴  
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邀利爾今散爲青苗惟恐  
不盡萬一飢饉薦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何法以制

之官旣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  
妻孥隨欲而得豈不爲兼并利哉方今小民匱乏願貸  
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  
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  
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貫爲不善治生也况正月放夏  
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斂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  
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每歲  
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  
舉也奏上謫監南康軍鹽酒稅到官與劉太博凝之友



兩人跨犢日相羊山水閒凝之高安人宰穎上以忤上官歸隱山中歐陽修爲賦廬山高者也舜俞遂與窮廬山之幽勝而爲之記積五卷撰俯視圖紀尋山先後之次又爲騎牛歌世爭傳之其詞曰我騎牛君莫笑人間萬事從吾好千金市骨駿馬來乘肥大躍須年少蒲爲鞭草爲轡瀑布山前松徑裏看山聽水要行遲輕策緩驅塵不起布袍葛帶烏接籬山家裝束不時宜匏尊注酒就背飲一作就君飲誤阜囊貯書當角垂我狂吟醉欲倒同醉同吟白雲老此老不可天下人一住廬山三十春聲

如洪鐘目如電七十神光射人面上牛下牛不要扶合

與山中作畫圖汴州馬上顧何如春泥沒腹仍濺帽夜

半歸來人亦痛天真喪盡百憂集衣食毛髮歸妻孥爭

如來騎牛水光山色俱悠悠白雲老者亦指凝之也後

遇赦歸卒葬烏程之蘇灣

史云貴南康五年而卒諸志乘俱同章居安謂赦歸絕意

仕進元豐中卒案蘇軾熙寧七年秋罷杭倅移知密州與舜俞訪李常于湖州張先爲賦六客詞者也時舜俞已歸里矣韋說不誤惟據軾祭文云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沒三年而哭其殯當在元豐二年軾移知湖州時以此推之疑舜俞卒于熙寧九年也今闕之明正德中嘉善呂太常憲撰福源庵墓祠記云先生墓在縣治東南七里有壑隆然石函在焉兆爲寺僧所發銘則先生之孫光遠郡博撰者僧欲滅蹟故碎之或從瓦礫



中得石一隅始知先生首邱之處孝宗二年部使者陳  
公金將廢無名寺觀父老以公墓言寺得不廢案呂言  
發墓見銘不詳何時碑碎則有無不可知而得石一隅  
知爲首邱者又不詳何語疑當時欲廢寺觀守僧託此  
語以自全爾章居安云葬蘇灣距城僅三里  
許過者必式焉是章在當時目驗者今從之  
著都官集  
三十卷

論曰李燾撰建隆以來事蹟爲長編以續司馬氏之書  
貫本末審去取善矣獨所記陳舜俞事予無取焉燾之  
言曰舜俞爲人矯激不情仕宦頗齟齬嘗躁忿棄官已  
而不能忍復仕夫罷官不得其事而目爲躁忿仕宦齟  
齟賢士大夫莫不皆然而咎以矯激古之棄官而復仕

者亦多矣而謂之不能忍此豈足以傳信哉燾又曰旣  
謫南康其後乃上書稱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馮京  
欲緣此復用之王安石曰爲人反覆何可用也當是時  
安石多引儂薄新進以行新法不孝如李定無行如章  
惇明知其不足齒于人而皆力薦之度未必能惡反覆  
者且燾之書皆以事繫日此再上書竟不能舉其時是  
不出於朱本墨本之實錄明甚於是爲之注曰安石相  
在十二月十一日舜俞翻悔當附十二月末亦若欲文  
致舜俞畏宰相而失其素守者尤大可怪也安石早有



盛名神宗青邸時已深慕之迨新法之行元老舊臣不  
附麗之者相繼斥逐而不恤其得君之專固不待入朝  
而後知之也且舜俞方以外吏召試館職誠躁進也不  
於此時埒安石求富貴而乃於放廢之後謀之雖至愚  
者不至是燾之言豈有所愛憎然耶抑雜取他人記述  
而不暇察耶舜俞之沒蘇軾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  
人之器而望其任天下之事此同時賢俊之言又在沒  
齒論定之後以視燾所述何不侔也明正德中曲靖胡  
潔宰嘉善求舜俞遺蹟爲之撰表賢錄至今所居鄉曰

奉賢水曰清風涇皆以舜俞也然則燾之詆謔固無足  
辨焉爾



魯詹傳

魯詹字巨山海鹽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授揚州天長尉累遷蘇州常熟丞攝令郡人朱勔方以花石綱得幸陵暴鄉里有司懼禍皆媚承詹獨不爲屈延安帥趙銓辟府儀曹以親老辭歸授亳州鄆令張商英王襄侯蒙皆薦之丁母憂服除擬知泰州海陵縣未行監裁造院提舉福建市船舶司吏鮮自潔商人重困公私兩敝詹檢身律下歲入倍稱會罷提舉以漕司兼之詹還朝論市舶費寡而利不貲不當罷從之復除提舉兩浙市舶



於時高宗南渡建炎三年金人寇浙江四年春幸永嘉  
詹裒一路經費餘財八萬兩獻行在詔獎諭之召赴政  
事堂且賜對屬詹繕治甲冑詹對曰此臣子事不足煩  
聖慮今利害有大於此者閩守倅多罷老又自本路闕  
歸吏部州縣多權領苟偷蠹民將致亂高宗用其言易  
守倅數人還漕司已擬官七十餘人尋上所造鎧六千  
聯而建州范汝爲遂叛屢敗官軍部使者議招撫之朝  
廷遣謝嚮陸棠往二人者以汝爲其故部曲也詠以美  
官可幸有功卒不得要領詹累言嚮棠儉人養寇滋患

請易將擊之旣而賊益熾建劍汀邵閒盜蠡起相附應  
乃遣大臣宣撫以神武軍討平之嚮棠亦抵罪悉如詹  
言尋以糴穀募海舟不擾而辦除直祕閣閩盜連歲未  
已詔監司牧守條所以安輯撫綏便民利物之計詹上  
疏略言盜多由招安非策安輯撫綏在縣令巡尉得人  
便民利物乞悉罷行戶減上供銀糴常平粟平穀價高  
宗曰魯詹所陳皆可行因易置令尉之廢職者而行戶  
遂免詹治財賦方軍興不能無率貸然皆約實費梟吏  
姦故民不病會制置使與詹有隙裒軍食益急詹正言



折之遂以父老求歸除主管洞霄宮已召爲度支員外  
郎遷樞密院檢詳文字紹興三年以疾致仕卒年五十  
二葬歸安之高峯塢詹喜讀少陵詩爲之箋釋所著詩  
雜文奏議凡三十二卷吏役錄三卷杜詩傳注十八卷  
論曰竹垞朱氏謂杜詩編年自吾郡人魯豈始攷至元  
志豈注杜詩十八卷與詹所撰卷數一同詹豈之兄也  
殆詹創爲之而成于豈與然世言杜詩無及詹者予得  
其事于張文靖毘陵集中而著之如此

張龍德傳

張龍德字鯤化一字萬里居嘉興之鍾帶父應宿萬曆  
十二年舉人官欽州知州欽故爲莫登庸所踞肅帝時  
始以四峒歸叛服不常應宿至設防守方略交人有劫  
奪條議其當爲備者數事上大府而同知涂巍忌之中  
以妄報罷歸未踰年寇至城陷巡按御史李應魁劾巍  
阻策致敗巍下于理事始白沒祀于鄉龍德通天文陳  
法慷慨有大略充天啓元年副貢除和州江防同知振  
飢治盜皆有殊跡尋告歸李自成破京師龍德出入號



言事彙卷六  
哭見守宰畫備禦東南策南都立君史可法督師揚州  
龍德使其長子鉞從之而號召邑諸生徐萬杰馬梁等  
知兵者十數人率家人技勇悉渡江聽調遣可法奏鉞  
爲督標援勦都司乙西南都敗

大兵徇下江南諸郡事急龍德爲書與其友徐石麒約  
與俱死其人曰徐公官尙書一品以身殉國分也子州  
倅耳何死爲龍德曰忠孝大節豈論官爵哉且吾前遣  
鉞從史公節義相期許史公單師危急喋血請援無應  
者自度不支衫白布之衣大書孤臣史可法五字于上

爲死後別識城壞開門血戰力竭自到死人馬雜還踐

公尸爲泥揚州人哀痛之拾其衣冠葬江上我則不死

我他日何面目下見史公乎

案明史揚州城破可法自  
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

小東門遂被執殺之順治朝

實錄亦云斬于軍

前此云自到死者干戈擾攘中傳聞誤也因其爲當時

口語故仍

舊不改 閏六月城破龍德率家僕出巷戰身被數十

創大呼先皇帝者再而絕僕皆爭先格鬪死者數人龍

德所居金陀坊項園有池龍德之繼室侯氏聞難投池

中死侯氏有女嫁同城徐肇梁肇梁之父世淳官隨州

知州寇至死之肇梁從死女嘗曰夫以死報父我當以



死報夫至是亦縊死龍德之死時年七十葬德清黃虎山下

李奇玉傳

李奇玉字元美自號荆陽秀水人萬曆三十一年舉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南京工部兵部出爲汝寧知府有寇警登陴固守寇去乞病歸少從高攀龍學易攀龍語以顯仁藏用之旨曰發其蘊者子也晚而掩關研求雜撰錯綜理象融洽成雪園易義四卷圖說一卷推衍邵子先天之學輕安自得終日陶然灑然有句云飛鳥流雲皆象意莫從紙上覓羲皇人擬之擊壤集莊烈帝殉國奇玉聞大慟三日病不旬日卒年七十有二



陶朗先傳

陶朗先字元暉別字開普秀水人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官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爲人剛毅多智略四十一年出爲登州知府四十四年山東旱蝗大起而遼東歲稔朗先請弛海禁具舟告糴運遼米至登州以振飢青萊之民皆來就食全活者六十五萬人白蓮妖人胡從魁及婦任作亂朗先討平之遂募民開島田七千餘畝積穀本三十萬石蠲解戶加派諸賦額置贍軍田贍士田皆千畝東人大和舉卓異第一擢按察



副使四十六年我

大清兵取撫順略地至清河堡全遼震動援兵大集朝議餽運多車牛餽費莫若航海便以屬朗先始議歲運六萬石累加至八十萬石朗先以登民不堪重困請量減不許而登人固感朗先恩樂爲用朗先親入海行視島嶼得道抵蓋州套者驗風信審泊所爲歌授榜人俾無失事海運二年餽遼餉一百八十餘萬石省常歲運費五百餘萬兩天啓元年春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循海而南朗先聞之遣人躡還登

米之已出海者二十餘萬石聞于朝

案方震孺撰陶中丞傳云遼陽失守

遼人渡海者萬計鎮臣沈有容議欲拒之公不可分插屬已給曠土使耕其獷悍者收爲兵攷明史泰昌元年始設山東副總兵以有容爲之遼陽之敗卽在次年史載有容與朗先語適與方傳相反震孺與沈陶同時且共治東事何傳聞之異邪今闕之夏六月熊廷弼起廢籍中爲兵部尙

書駐山海關經略東事議以天津登萊高麗分道練兵儲峙將三方竝舉而復遼於是登萊始設巡撫使朗先爲之專任一路卽以前海中躡還之餉餉其軍朗先乃以四萬石糶淮南造舟以六萬石糶天津備器械大募兵得勁桀三萬人馬萬匹艨艟數千艘火器甲仗無算



待期未發而遼東巡撫王化貞妄人也大言曰請兵六萬一舉蕩平登萊天津兵可無設意與廷弼相水火會都司毛文龍自遼東遁還過鎮江潛襲取之以報化貞使奏捷因敗本謀朗先以是劾文龍而廷弼疏亦至朝臣多右化貞者因指朗先爲熊黨爭攻朗先朗先連上疏辨無何化貞棄師盡失關外地事無可爲者因乞散兵裁撫節餉待時願假休息以避賢能熹宗許之蓋任事僅數月告歸歸而彈劾者踵至始李春煜崔呈秀言朗先擅用衛署又奪戚繼光石獅事瑣屑不足道其後

呈秀又與吳淳夫劾朗先好事喜功忌文龍袒廷弼會張鶴鳴以兵部尙書行邊誣佟卜年杜茂謀叛卜年廷弼所用登萊監軍僉事茂又朗先營千總使募兵于外者也亦以危朗先最後應天巡撫王象恆劾朗先私販

侵餉

劾朗先諸語本朱一是撰傳及顧塵客自敘中震孺言朗先沒爲神擊殺應撫攻黃忠端與魏廓園

書及魏忠節年譜象恆率於天啓四年秋冬閒朗先時尙在獄也今不取其所指目卽前耀

淮南造舟者也遂逮問籍其家貲無千金而楊漣惜朗先才稱其冤且賙之金魏忠賢方欲殺漣與左光斗訶知之怒是時廷弼以不援化貞先下獄論死未決遂刑



言事彙卷六  
三  
脅朗先使誣漣光斗受廷弼及已賄賂朗先列辭拒之  
略曰朗先本實心任事無志溫飽之人緣登萊一鎮創  
自朗先諸費廣大用過錢糧具在印冊今不許銷算徑  
令追償亦止朗先一人之事何必輾轉波累使天下皆  
罪人乎朗先錢糧用在公家不會入己焉有賄賂自反  
無愧何須賄賂朗先耿介信天甘受笏掠若欲任口誣  
人傷朝廷平明之體昧此心天理之良遺穢千載死不  
瞑目忠賢愈怒已而竟逮漣光斗下鎮撫司獄毒考死  
廷弼棄市朗先知不免血書與其子學瞻學易曰我今

必死矣八月廿三日李大司寇本上票出嚴旨追比十  
日一回奏今十日矣鎮撫司諸公五日一回奏賊完而  
身終一死况吾囊無一錢者哉然致死之由汝輩不可  
不知我事極易明白祇爲姦黨欲借吾口誣害諸賢殺  
戮削奪恣其所爲罪則歸之我耳六次極刑不順其意

及汪文言供出楊左等二十一人

案明人虐政集云天啓五年三月原任左

都御史楊漣等俱緹騎逮治原任尙書趙南星等俱削  
秩提問有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希  
幸脫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俱著  
扭解來京究問追賊各官趙南星等一十五人除已經  
削籍外俱削了籍撫按提問具奏後列汪文言供出趙  
南星鄧漢宇毛士龍王之案李若星鄒維璉惠世揚繆



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錢士晉熊明遇黃正賓盧化鼇凡十五人并楊左等六人卽朗先所言二十一人也虐政集尙有傅淑訓盛世承二人乃許念敬供出不與此數又黃煜碧血錄列目亦二十一人內如萬璟上年已死獄中夏之令等逮問皆在是歲九月以後煜自言碧血記死忠也其同事而生者不具載故與此不同而人數適合恐覽者疑相牴牾故附辨之然汪文言於諸賢誣賊始終不承其供狀乃許顯純之爲也見明史魏大中傳時朗先繫獄必不能與文言交通宜未得其實爾而殺我之念已不可解今楊左云亡慮我不死見聞獨真來禍不小必欲殺之以滅口我一生耿介壁立無黨知我者尙能推見至隱不知者直曰死于追比而已身死名辱夫豈甘心自內魏勒照參疏坐賊我卽據勘冊剖明因奉旨禁揭不敢

鈔遞今擇其尤要者封回凡二十四封皆有道府印信及勘科原行疏與冊孰爲可憑則盜與否不言自見一爲勘科冊二爲曠工冊三爲民屯冊四爲民屯造船冊五爲登州兵馬額數冊有此五冊冤誣瞭然矣此我身名所繫之物汝可好存之其他家事無可言者惟祖父八旬我爲長子鹿鹿公家之急不盡定省之歡又以清貧不能備養終罹非常之禍震驚其衰景我真罪人也孳孳矻矻只爲公家以成今日柩歸無地可厝古有藁葬以悟君父者亦聽之置我者而已廿載忠清可對天



日天不負我汝輩當得更生勉之勉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死何傷哉死何傷哉遂不食數日卒年四十七天啓五年九月也朗先在獄歲餘東人奔走營救者甚眾及卒民多爲輸金于官朝使至東老幼環號于門爲訟冤登州兵投牒願捐一季餉保全朗先家立祠堂二所于登州高麗君臣郵詩文致哀六年春復下撫按提問朗先及漣光斗等家屬勒限追贓以助工崇禎元年始詔免追十二年學贍舉于鄉

論曰嗚呼自古昏亂之朝毒痛眾正未有如明熹宗者也賢人君子宗社疆圉所恃以爲固者悉使誅夷糜爛以快腐身薰子者之賊害其國亦不旋踵而亡朗先經營海上遇盤錯而愈利能亦偉矣終不保其性命時使之然也予觀黃尊素語略頗譏朗先疑其饋金都下卽若此其亦杜預賂洛中權貴以赴功名者乎然尊素之言謂得諸秦人辭姓嘗爲朗先故吏者蓋辭國觀也門戶朋分庸妄之徒類皆操衡辨纒察同異以爲謗譽若國觀之反覆其言又豈有可信者哉予故取朗先獄中書據當時冊籍不能僞爲者以著于篇而小人之誣正



直雖屈於一時抑終白於後世也已

俞鴻馨傳

俞鴻馨字尹思海鹽人父兆曾任直隸元城知縣鴻馨  
中康熙五十年舉人五十五年成進士丁母憂辛丑  
殿試選庶吉士雍正元年

詔求直言鴻馨條列四事改靜海知縣下車三日有姑  
殺嫂獄前政受請誣連二十餘人鴻馨廉得實速竟之  
盡釋無辜擢冀州知州以擅發庫下獄武進劉公於義  
總督直隸白其冤復官補磁州知州漳水在州南二十  
里北流入臨漳漳日南徙則故州境在漳北者悉爲鄰



縣占墾訟久不決故界旣失官亦無以別之乃令畫新河以爲界州人病焉鴻馨行視北岸發地得缸罌之屬數十爲州人故所障水者界遂定於是磁州之田得歸者數百頃鴻馨爲政嚴而和所至有聲治磁八年卒于官兄鴻勳字廣成康熙三十八年副榜雍正中選澧州州判引

見奏對稱

旨改授南陵知縣縣之何氏蝨其庭夜失盜鴻勳往見石工衣異之明日偵其入寺博竝僧之主籌者悉逮之

至一訊皆服攷察最旋卒鴻德字說巖康熙五十九年舉人乾隆元年

詔舉博學宏詞禮部侍郎李紱以鴻德薦試被格卒于家







